

東周列國志

第十二冊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十三

白下蔡 昇元放甫平黠

第五十八回

說秦伯魏相迎醫

報魏錡養叔獻藝

魏相明知秦爲仇敵之國而慨然請往以求醫可謂忠義之士至以大義責秦桓言詞正大而明晰卒以得請則又其才之過人也

晉臣國主君之疾欲覓高醫不憚宛轉于仇敵之國以求致之具見忠愛之甚高醫至而疾果不可爲斯可委之于數矣然亦必醫者之言果能真知確見斯臣子之心可以無憾也今人自旣不能知醫于君父有疾又不慎加選擇乃聽之庸醫之手輕

者加重重者致危乃委之于命數爲不可救可悲可嘆

晉楚講和自是大事子側楚之司馬亦是大臣子重乃不使之與議亦有不是但南北構兵生民塗炭久矣幸而講和非獨兩國生民之福其關係于天下者甚大已不與議縱爲無功獨不享其利乎子側乃以爭功之故逞嫉妒之心背盟而構難其罪大矣後卒以鄢陵之役兵敗自縊雖出子重報怨之心然楚子止之而不及則亦有天道存于其間也

鄢陵之役士燮不欲勝楚以爲外寧必有內憂固是老成之見然以事勢而論却不盡然楚人歷稱強橫中國久苦其憑陵雖以齊桓之賢謀之數十年而竟不能制幸有城濮一戰始挫其鋒中國得以稍安然其心固未嘗一日相忘也及晉師敗郟之後楚之肆橫如故矣中國之能與楚抗者惟晉而已若又讓之

則楚人必將更進而無已諸侯見晉之不能庇已亦將離心是
未必能有微于君心而已先失累世經營之伯業未可以爲良
圖也況不賢之君雖有外懼亦豈足以正其邪心乎與其內外
俱敗又不如且圖攘外徐思安內至外以攘而無安內之策則
自是執政之不善爲謀豈可以攘外爲過耶

話說晉景公被蓬頭大鬼所擊口吐鮮血悶倒在地內侍扶入內寢
良久方醒羣臣皆不樂而散景公遂病不能起左右或言桑門大巫

巫者居桑門

能白目見鬼

與鬼爲鄰自然活得不久

蓋往召之桑門大巫奉晉侯之召

甫入寢門便言有鬼景公問鬼狀何如大巫對曰蓬頭披髮身長丈
餘以手拍胸其色甚怒景公曰巫言與寡人所見正合言寡人枉殺
其子孫不知此何鬼也大巫曰先世有功之臣其子孫被禍最慘者
是也景公愕然曰莫非趙氏之祖乎屠岸賈在旁

大鬼却不打他却是何故

卽奏

東周列國志
曰巫者乃趙盾門客故借端為趙氏訟冤吾君不可聽信便該問他

却是景公嘿然良久又問曰鬼可禳否大巫曰怒甚禳之無益景公

曰然則寡人大限何如大巫曰小人言死直言恐君之疾不能嘗新

麥也只說見鬼罷了屠岸賈曰麥熟只在月內君雖病精神猶旺何

至如此若主公得嘗新麥汝當死罪不繇景公發落此之使出大巫

去後景公病愈深晉國醫生入視不識其症不敢下藥不識其症便

算好醫生今日醫生只圖騙人家幾分銀大夫魏錡之子魏相言于

眾曰吾聞秦有名醫二人高和高綰得傳授平扁鵲能達陰陽之理

善攻內外之症見為秦國太醫不知此二人招牌上有扁鵲欲治主

公之病非此人不可盡往請之眾曰秦乃吾之仇國豈肯遣良醫以

救吾君哉魏相伯曰恤患分災鄰國之美事某雖不才願掉三寸之

舌必得名醫來晉眾曰如此則舉朝皆拜子之賜矣魏相即日束裝

馳輅車星夜往秦桓公問其來意魏相奏曰寡君不幸而沾狂病

聞上國有良醫和緩有起死回生之術臣特來敦請以救寡君桓公

曰晉國無理屢敗我兵吾國雖有良醫豈救汝君哉魏相正色曰明

公之言差矣夫秦晉比鄰之國故我獻公與爾穆公結婚定好世世

相親爾穆公始納惠公復有韓原之來戰繼納友公又有汜南之背

盟圓卿之役秦軍汜南從不終其好皆爾為之文公卽世穆公又過

聽孟明欺我襄公之幼弱師出崤山襲我屬國自取敗衄我獲三帥

赦而不誅旋違誓言奪我王官靈康之世我一侵崇爾卽伐晉及我

景公問罪于秦明公又遣杜回興救秦之師敗不知懲勝不知止棄

好尋仇莫不繇秦明公試思晉犯秦乎秦犯晉乎今寡君有負茲歲

也諸侯有病病轉負茲之憂欲借針砭於高鄰諸臣皆曰秦絕我甚必不許臣曰

不然秦君屢舉不當安知不悔於厥心此行也將假國手以修先君

之舊好明公若不許則諸臣之料秦者中矣說人先已料之夫鄰有

恤患之誼而明公廢之醫有活人之心而明公背之竊為明公不取

也又以道理責之是說中人之法**桓公**見魏相言辭慷慨分割詳明不覺起敬曰

大夫以正見責寡人敢不聽教即召太醫高緩往**目**魏相謝恩遂與

高緩同出雍州星夜整新絳而來有詩為証

婚媾于今作寇仇 幸災樂禍是良謀

若非魏相瀾翻舌 安得名醫到絳州

時**目**景公病甚危篤日夜望**秦**醫不至忽夢有二豎子從已鼻中跳

出一賢曰**秦**高緩乃當世之名醫彼若至用藥我等必然被傷何以

避之又一豎子曰苦音棘在音盲音荒之上也膏之下也音膏心彼能奈我何

哉須臾景公大叫心膈間疼痛坐臥不安少頃魏相引高緩至入宮

診脉畢緩曰此病不可為矣景公曰何故緩對曰此病居盲之上膏

之下既不可以多攻又不可以針達卽使用藥之力亦不能及此殆

天命也

古之名醫使鬼怕今之名醫則怕鬼殊可笑也一友曰今人亦有強似古人處能使鬼怕而不怕鬼問之答曰服藥而死

微鬼白然還怕若放心大胆用藥醫死人豈非不怕鬼乎一笑

景公嘆曰所言正合吾夢真良醫矣

凍各醫言能合夢時下各皆則其言乃在夢中耳

厚其餞送之禮遣歸秦國時有小內侍江

忠伏侍景公辛苦早間不覺失睡夢見背負晉侯飛騰于天上醒來

與左右言之值屠岸賈入宮問疾聞其夢賀景公曰天者陽明病者

陰暗飛騰天上離暗就明君之疾必漸平矣

小人奉承人

晉侯是日

亦自覺胃膈稍寬聞言甚喜忽報甸人

類多如此

來獻新麥景公欲嘗之

命饗人

膳者

取其半春而屑之爲粥屠岸賈恨桑門大巫言趙氏之

寃乃奏曰前巫者言主公不能食新麥今其言不驗矣可召而示之

景公從其言召桑門大巫入宮使岸賈責之曰新麥在此猶患不能

嘗乎巫者曰尙未可知景公色變岸賈曰小臣咒咀當斬卽命左右

牽去大巫嘆曰吾因明于小術以自禍其身豈不悲哉左右獻大巫

之首生平說鬼話太多自然恰好饗人將麥粥來獻時日已中矣景

公方欲取嘗忽然腹脹欲泄喚江忠負我登廁纔放下廁一陣心疼

立脚不住墜于廁中江忠顧不得污穢抱他起來氣已絕矣我疑便是大巫

素命耳到底不曾嘗新麥屈殺了桑門大巫皆屠岸賈之過也上卿

樂書率百官奉世子州蒲舉哀卽位是爲厲公眾議江忠曾夢負公

登天後負公以出于廁正應其夢遂用江忠爲殉葬焉卽使應夢何必爲殉可笑

當時若不言其夢無此禍矣口舌害身不可不慎也因晉景公爲厲

鬼擊死晉人多有言趙門冤枉之事者只爲樂卻二家都與屠岸賈

交通相善只有一個韓厥孤掌難鳴是以不敢爲趙家申冤時宋共

公遣上卿華元行弔于晉兼賀新君因與樂書商議欲合晉楚之成

免得南北交爭生民塗炭大是好人樂書曰楚末可信也華元曰元

善于子重

與齊字

可以任之樂善乃使其幼子樂鉞同華元至楚先與

公子嬰齊相見嬰齊見樂鉞年青貌偉問于華元知是中軍元帥之

子欲試其才問曰上國用兵之法何如鉞對曰整又問更有何長鉞

答曰暇嬰齊曰人亂我整人忙我暇何戰不勝二字可謂簡而盡矣

繇此倍加敬重遂引見楚王定議兩國通知守境安民動干戈者鬼

神極之遂訂期爲盟晉士燮楚公子罷古共歃血于宋國西門之外

楚司馬公子側自以不曾與議大怒曰南北之不相通久矣子重欲

捏合成之功吾必敗之

只欲敗他人之功不願自己作業耶

探知巫臣糾合吳子壽夢

與晉魯齊宋衛鄭各國大夫會于鍾離

今鳳陽府臨淮縣

公子側遂說楚王

曰晉吳通好必有謀楚之情宋鄭俱從楚之字下一空矣共王曰孤

欲伐鄭奈西門之盟何公子側曰宋鄭受盟于楚非一日矣推不顧

盟是以附晉今日之事惟利則進何以盟爲共王乃命公子側伐鄭

鄭復昔曾從此周簡王十年事也曾厲公大怒集諸大夫計議伐

國時欒書雖則為政而三郤擅權那三郤乃郤鉤克之郤犇克從郤

至步為上軍元帥犇為上軍副將至為新軍副將犇子郤殺至

弟郤乞並為大夫用事伯宗為人正直敢言屢向厲公言郤氏族大

勢盛宜分別賢愚稍抑其權以保全功臣之後厲公不聽三郤恨伯

宗八哥遂譖伯宗所以說知語謗毀朝政厲公信之反殺伯宗亦要看地方其子

伯州犁奔定用為太宰與之謀厲公素性驕侈兼好內外嬖幸

甚多外嬖胥童胥克子胥夷羊五長魚矯匠麗氏等一班少年皆拜

為大夫內嬖美姬愛婢不計其數日事淫樂好諛惡直政事不修如

此等豈亦由群臣解體士燮見朝政日非不欲伐鄭師至曰不伐鄭

何以求諸侯欒書曰今日失鄭魯亦將離心溫季之言

是也是降將苗賁皇亦將伐鄭厲公從其言獨留荀息居守遂親率

大將欒書士變卻鉤苟假韓厥卻主魏錡欒鍼等出車六百乘浩浩
蕩蕩殺奔鄭國一面使卻犇往晉南各國請兵助戰鄭成公聞晉兵

勢大欲謀出降大夫姚鉤耳曰鄭地褊小聞于兩大只宜擇一強者

而事之豈可朝楚暮晉而歲歲受兵乎鄭成公曰然則何如鉤耳曰

依臣之見莫如求救于楚楚至吾與之夾攻火破晉兵可保數年之

安也成公遂遣鉤耳往楚求救楚共王終以西門之盟為嫌背以盟誓為嫌

還算好人今人滿口賄不欲起兵問于令尹嬰齊嬰齊對曰我實無

信以致晉師又庇鄭而與之爭勸民以逞勝不可必不如待之公子

側進曰鄭人不忍背楚是以告急前不救齊今又不救鄭是絕歸附

者之望也此處說來却亦有理只是前次不該伐鄭耳臣雖不才願提一旅保駕前往務

要再奏擒指之功大話雖則好聽只怕未必共王大悅乃拜司馬公子側為中軍

元帥令尹公子嬰齊將左軍右尹公子壬夫將右軍自統親軍兩廣

之眾望北進發來救國日行百里其疾如風早有哨馬報八國軍

士變私謂樂書曰君幼不國事吾僞爲畏楚而避之以儆君心使

知戒猶可少安即使避楚未必少樂書曰畏避之名書不敢居也

士變退而嘆曰此行得敗爲幸不知要傷書多萬人何乃爲幸萬一戰勝外寧必有

內憂吾甚懼之時楚兵已過鄢陵令開府兵不能前進留屯彭

祖岡在鄢陵縣北二十里兩下各安營下寨來曰是六月甲午大盡之日各爲

晦日晦不行兵晉軍不做準備鼓漏且盡天色猶未大明忽然寨外

喊聲大振守營軍士忙忙來報楚軍直逼本營排下陣勢樂書大驚

曰彼既壓我軍而陣我軍不能成列交兵恐致不利且堅守營壘待

從容設計以破之諸將紛紛議論有言選銳突陣者有言核兵退後

者時士變之子冬句年纔一十六歲聞眾議不決乃突入中軍集于

樂書曰元帥患無戰地乎此易事也樂書曰子有何計士句曰韓令

半把營門軍士于寨內暗暗將竈土盡皆削平井用木板拖蓋不過

半個時辰結陣有餘地矣既成列于軍中決開營壘以為戰道其

奈我何哉欒書曰井竈乃軍中急務平竈塞井何以為食句曰先命

各軍預備乾糧淨水足支一二日俟布陣已定分撥老弱于營後另

作井竈就之詳備穩妥真是好計士燮本不欲戰見其子進計大怒如此而不欲戰不知

何以罵曰兵之勝負關係天命汝童子有何知識敢在此搖唇鼓舌

遂拔戈逐之眾將把士燮抱住士句方能走脫欒書笑曰此童子之

智勝于范孟士燮字孟食居于范也乃從士句之計令各寨多造乾糧然後平

竈掩井擺列陣勢準備來日交兵胡會咏史詩云

軍中列陣本奇謀 士燮抽戈若寇仇

豈是心機遜童子 老成憂國有深籌我不謂然

却說是共王直逼營而陣自謂出其不意軍中必然擾亂却寂然

不見動靜乃問于太宰伯州犂曰**晉**兵堅壘不動于**晉**人也必知其

情州犂曰請王登輶車輶音巢樓車之最高者而望之**晉**王登輶車使州犂立

于其側王問曰**晉**兵馳騁或左或右者何也州犂對曰召軍吏也王

曰今又羣聚于中軍矣州犂曰合而為謀也又望曰忽然張幕何故

州犂曰虔告于先君也又望曰今又徹幕矣對曰將發軍令也又望

曰軍中為何喧譁飛塵不止對曰彼因不得成列將塞井平竄為戰

地耳又望曰車皆駕馬矣將士升車矣對曰將結陣也又望曰升車

者何以復下對曰將戰而禱神也又望曰中軍勢似甚盛其君在乎

對曰欒范之族夾公而陣不可輕敵也極明白千載而下令人聞之

如見其手曰耳曰歷歷紙上是左傳最妙之筆**晉**王盡知**晉**國之情乃戒諭軍中打點來曰

交鋒之事**晉**之降將苗賁皇苗賁者亦侍于**晉**侯之側獻策曰自

令尹孫叔之死軍政無常兩廣精兵人不選損老不堪戰者矣且

左右二帥不相和睦此一戰楚可敗也髯翁有詩云

楚用州犁本晉良

晉人用楚是黃皇

人才難得須珍重

莫把謀臣借外邦

是日兩軍各堅壘相持未戰楚將潘黨于營後試射紅心連中一矢

眾將罔然讚美適值養繇基至眾將曰神箭手來矣潘黨怒曰我的

箭何爲不如養叔

不肯服善的
人就是可恨

養繇基曰汝但能射中紅心未足爲

奇我之箭能百步穿楊眾將問曰何爲百步穿楊繇基曰曾有人將

顏色認記楊樹一葉我于百步外射之正穿此葉中心故曰百步穿

楊眾將曰此間亦有楊樹可試射否繇基曰何爲不可眾將大喜曰

今日乃得觀養叔神箭也乃取墨塗記楊枝一葉使繇基於百步外

射之其箭不見落下眾將往察之箭爲楊枝掛住其鏃正貫於葉心

潘黨曰一箭偶中耳

不肯服善人便
有此等聲口

若依我說將三葉次第認你

次第射中方見高手繇基曰恐未必能

故意說個不能正是要賣弄手假

且試爲之

潘黨於楊柳上高低不等塗記了三葉寫個一二三字繇基也認

過了退於百步之外將三矢也記個一二三的號數以次發之依次

而中不差毫釐眾將皆拱手曰養叔真神人也潘黨雖然暗暗稱奇

終不免自家要顯所長乃謂繇基曰養叔之射可謂功夫然殺人還

以力勝

總之不肯習善便要生出法來

吾之射能貫數層堅甲亦當爲諸君試之

眾將皆曰願觀潘黨教隨行組甲之士脫下甲來壘至五層眾將曰

足矣潘黨命更迭二層共是七層眾將想道七層甲差不多有一尺

厚如何射得過潘黨教把那七層堅甲綑于射鵠之上也立在百步

之外挽起黑雕弓拈著狼牙箭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嬰兒觀得

端端正正儘力發去撲的一聲叫道著了不見箭上不見箭落眾人

上前看時齊聲喝采起來道好箭好箭原來弓勁力深這枝箭直透